


梁實秋獨子梁文騏

程劍秋



人與事

梁文獻教授是著名文學家梁實秋的獨子，是我大學時代最敬愛的恩師。當年他主講的課程是「概率論與數理統計」，是一門新興的學科，最初起源於賭博與博彩，神秘而深奧，在軍事科學等方面都有廣泛的應用，還有一些撲朔迷離的悖論就出於此。同學們都說「很難」，我說「有趣、精彩」，另外著迷。梁教授上課語言精闢、推理嚴謹、幽默風趣，聽他講課對我是極大的享受，最煩的是聽到下課的鈴聲。恩師博學多才，語言文學樣樣精通，編著的教科書各大學都在採用。至今五十多年過去了，只要一想起，當年的音容笑貌歷歷如在眼前：初見恩師，年齡不到三十，中等身材，一派學者風度，說一口帶北京口音的普通話，臉含微笑，平易近人，和藹可親。

程劍秋

我就讀的安徽師範學院，即現在的安徽師範大學，位於長江中游的蕪湖市，地處赭山之間，鏡湖之畔，姹紫嫣紅，綠樹長青，校園景色勝似公園。當年學院師資雄厚，數學系給我們上課的有留學德國的博士、留學日本的教授；他們都年近五十，講課很精彩。雖然收效頗豐，但是上完課就走人，平時很少見面，課外輔導、批改作業都有年輕助教擔任，所以印象不深。

一九五九年我讀大學四年級，那時「反右」運動已算是結束。學院領導層中的有識之士和教授治學老師都堅持待要為我們多開幾門新課，以彌補政治運動所造成的損失。其中就有「概率論與數理統計」這門新課。由於本院沒有任課老師，就從北京高校請來了一位名騷教授，沒有助教，他就講課，課外輔導、批改作業一人全包了。在我們晚上自習的教室裡，經常聽得到他誨人不倦的聲音，也是我面對面聆聽教誨的好時機。導師都喜歡自己的得意門生，我成績優良，大、小考試記分開上全是滿分，當然更不例外。梁先生的敬業精神，真真令人感動。有一次上課，剛講了一半，突然伏在講台上，一動不動；當時我坐在第一排，焦急地動說：「梁老師您病了，趕快去醫院吧！」不一會他撐起身對我笑笑說「不要緊」，又繼續講課。今日想起，令人唏噓。

轉眼間畢業在即，面臨著畢業分配問題。那幾個在反右運動中的積極分子，自然有好的去處，儘管其人品和學業成績都不敢恭維。所幸班上有限的幾個優秀生，包含在檔案上被記上「對右派分子有溫情主義」的我，多虧信才的導師們極力推薦，才被分配到高等學校任教。離校前夕，我與恩師梁文賦話別，惜別之情溢於言表。他性格爽朗，微笑點頭說：人生有聚就有散，我們都很年輕，來日方長，後會有期。你天資聰慧，繼續努力……。匆匆一別，天涯漫漫，人海茫茫，從此音訊杳森，聽說恩師去了台灣。世事難料，歷經滄桑，當年青絲，已經如霜，然而半個多世紀的煙雲並未將往日的師生之誼沖淡。今日憶念恩師，心中惆悵，起意近日去台灣旅遊，想恩師是名人，亦是名人的後代，尋訪行蹤應該不難。縱然相見不相識，只要他看見當年那個滿臉稚氣女生的畢業照，定能開啓塵封的記憶之門。我盼望著，穿越時空話往事，又見恩師談笑風生的音容。不料，近日台灣友人傳來資訊：梁文賦於二〇〇七年七月二十一日逝世，享年七十九歲。

他的同窗好友林同燭先生在悼詞中說：「七月二十三日清晨我接到梁文騄女兒麗麗由台北打來的電話，告知她父親七月二十一日晚間，上床入睡後就沒有再起床安靜靜世，去世前一天毫無徵兆……文革時被打為黑五類，下放勞改整整十年，吃盡了苦頭。一九八五年才來台灣與梁寶秋相聚……特別是文革期間，他曾被反動雙手拉去批鬥，到達地點後被紅衛兵由卡車上端下車去手不着地摔到車下，差點丟了性命。」

這遲來的消息，如晴空驚雷，令我痛心不已，頓時淚如泉湧，伏案痛哭。在人生的旅途中幸遇恩師，身教言教，授我知識，教我做人。在我的教學生涯中，時時以恩師為楷模，誨人不倦，視學生為弟子，深受學生敬愛，感悟很多。今日恩師漸行漸遠，尋師之夢，已成幻影。權且以此文作祭，告慰恩師的在天之靈。



是姜棻的書房和私塾所在地。主廳博雅堂是明代結構，高廣軒敞，正對假山堆砌的小園。園門已封上，只有門楣上鐫刻的「剛健中正」幾個楷書大字還在。東萊草堂的名號顯然出自姜棻的手筆，既有自謙之意，也感懷他的山東故鄉。世綸堂則是文孟震題寫的，紀念他家「世掌絲綸」，從曾祖開始，幾代人一直在書畫為官。

姜棻父子是明代遺老，明亡後誓不事清，所以有人認為藝圃園中各處的名命都有深意。比如，《陽谷》指日，《響月》應月，合而為「明」。朝爽台中的朝爽兩字，是「大明」兩字分別加上了「十」、「口」，暗寓大明受到滿清刀斧的暴力鉗制。這些說法是否可靠抑或只是後人附會不得而知。我獨愛姜氏命名的「鮑託齋」。鮑託就是麵片湯，聽說是山東特產，由形狀扁平似冬冬麵的麵片和蔬菜同煮食用。鮑託在《齊民要術》中早有記錄，《聊齋誌異》中也曾出場。園主用來稱呼書齋，嫻嫻可愛。

與蘇州其他著名園林相比，藝圃面積不大，建築平實。但處平民住宅區，鬧中取靜，別有城市山林的平易寧馨。

溫柔的西



與遠處的太空針塔、瑞尼爾雪山遙相呼應，靜謐祥和地沐浴在夕陽之下，就跟西雅圖這座城市一樣，安靜、低調。

說到西雅圖，電影迷會立刻想到湯姆·漢克斯和梅格·瑞恩主演的那部經典片子《緣分的天空》（Sleepless in Seattle），又或者是最前年的《晚秋》（北京遇上西雅圖）；美劇迷會想到以這個城市為背景的热播美劇《實習醫生格蕾》（Grey's Anatomy）；搖滾樂迷會想起上世紀六十年代紅遍美歐的黑人搖滾歌手吉米·亨德里克斯（Jimi Hendrix）；電腦科技迷知道微軟、波音的總部都在這裡；咖啡迷會說第一家星巴克（Starbucks）就源於此。

西雅圖是一座很神奇的城市。它位於布吉特海灣和華盛頓湖之間，有古老的冰川，活躍的火山和終年積雪的山峰，也有海洋、湖泊，以及溫暖的港灣和運河。出了市區，參天大樹隨處可見，所以又有「常綠之城」之稱。

在西雅圖，隨處可見印第安圖騰。作為原住民，印第安人當年依山傍水靠打獵和捕魚為生，過着自給自足的部落生活，只不過他們的歷史並沒有記錄在美國通史裡。直到一八五一年才有第一戶白人移民至此。一八六九年正式建市。拓荒者們尊重這群長久居住

藝圃尋舊



難，可我總有無端的熟悉感。父親說，此地離太公的生前舊居周五郎巷很近，我这才恍然大悟。五六歲時的盛夏，我走過夕陽初下的石子路，穿涼鞋的雙腳燙得有點發疼，太公屋前的晚飯花卻開得那麼鮮艷芳香。

隔了幾十年的歲月，又在夕陽西下時來看藝圃。一進門曲徑通幽，石子路邊垂下青蒼的藤曼。往裡走，豁然開朗，迎面一片長方形的水面，東南角有亭翼然，題號「小魚亭」，水裡果真有金紅的小魚在游動，這是明代遺構。隔水望見池西北的水榭「延光閣」，五開門面，是蘇州園林中最大的水榭。

現為茶室，是園中觀賞山水的最佳地點。水中幾荷竿翠，夏日在此觀茶賞荷，清風荷香，一定非常愜意。

溫柔的西雅圖

管 樂

在艾略特灣一帶的度瓦米許（Duwamish）原住民族，便以當時印第安酋長希爾斯（Sealth）命名，因為口語誤傳，最後成了現在的「西雅圖」（Seattle）。

西雅圖多雨。臨行前，居於當地的友人就多番提醒記得帶雨具。到了之後發現果不其然。這個沿海的港口城市，一年三百六十五天裡據說有三百天是陰雨天。不過好在西雅圖的雨總是靜悄悄的，溫柔綿長，很少滂沱而至，以至於當地人都戲謔自己是「雨裡出生的人」（Born in the rain）。

飄着咖啡香的城市

夾著綿綿細雨的，還有這座城市幾乎每一個角落都散發著的咖啡芳香。在西雅圖生活，簡直可以說是無咖啡不歡。曾經有一項調查顯示，西雅圖人每天要喝掉三杯半的咖啡，這個數字想必連歐洲人都望而生「佩」。除了連鎖品牌星巴克，還有直接以這個城市命名的Seattle's Best Coffee，以及許多深藏在犄角旮旯的個性咖啡館，或是在街頭行走中不期然出現的Espresso Bar。有一種說法將當地人愛咖啡的原因歸結於這裡常年多雨，人們需要用咖啡來保持愉快的心情；也有說法認為這裡生活閒適愜意，所以咖啡才成了生活的重要一部份。

星巴克誕生於市中心的派克市場內。這間全球首家星巴克咖啡館，保留了自一九七一年開張以來的裝飾風格，陳列着印有各式星巴克logo的紀念咖啡杯，其中有很多只有此間出售，所以這裡每天顧客絡繹不絕。

在西雅圖逛派克市場是一件令人心身愉悅的事情

名人的哀榮

陳魯民



生前受盡尊崇，死後備享哀榮，是許多名人的當然專利。但因名人的名頭大小不同，出名領域各異，其身後享受的哀榮也大有區別。

近日先後去世了三位名人，一個是戎馬一生、功勳卓著的老將軍張萬年；一個是學富五車、成果累累的「布鞋院士」李小文；一個是青春靚麗、歌聲優美的青年歌手姚貝娜。對於三人的去世，大家都很悲痛，以各種形式進行紀念，但比較起來，三人享受的哀榮水平規模差別很大。紀念歌鋪天蓋地，尤其是網民反響強烈，點擊率奇高。紀念院士的聲音次之，紀念老將軍的聲音再次之。

於是，頗有些人站出來打抱不平，說是一個立過赫赫戰功的老將軍，身後的哀榮還不如一個剛唱紅的小歌星，豈非咄咄怪事，這是那些紀念者的「三觀」有問題。這就未免有些小題大做了，沒事找事，其實犯不着動那麼大肝火。因為這三個逝者的身份、地位、經歷、成就相差很大，完全不具備可比性，不好因此就拿來一較高下，更不適宜對那些懷念歌星的人們進行道德審判。

人死如燈滅。對死者的哀悼與紀念，某種程度上是讓活人看的，當然這也不無意義。對名人、名人的哀榮形式大體可分兩種，一是官方組織的，人數、規格、規模都是有人計劃的，可控的，理性的；再一種是民間自發的，隨意性很強，規模無法控制，主要取決於人們對逝者的喜愛程度，當年就有過「十里長街送總理」的動人場面。所以，衆多歌迷和追星族對他們喜愛的逝去歌手表示紀念和追思超過將軍和院士，也在情理之中，沒什麼好奇怪的，也麼「三觀」扯不上瓜葛。

另外，老將軍逝於耄耋之年，按國人習俗，有點白喜事的味道。逝世院士也年近古稀。而年輕歌手凋謝於如花歲月，比「英年早逝」還要早，是白髮人送黑髮人，人們除了懷念，還有更多痛惜之意，發出更多的紀念之聲，也合情合理，沒什麼好奇怪的。

而且，軍人、院士都是相對寂寞的職業，出鏡率與見報率極低，無論生前還是身後，都與喧嚷熱鬧無緣。而演藝明星則歷來是公眾最關心的人物，是活躍在聚光燈下的生靈，其一舉一動，一笑一顰都會引人注目。不待說生離死別這種大事。君不見，這位姚歌星還在瀟灑留之，病房外就擠滿了急不可耐的娛記，都在伸長脖子等着回去「發頭條」。還有記者，甚至闖進太平間要強拍逝者遺像。像這樣的哀榮，令人心寒，不要也罷。

「人固有一死」，身後哀榮不過是一時之事，究竟是「重於泰山」還是「輕於鴻毛」，取決於逝者留下的業績、功勳、道德文章，那才是真正能留之長者。因而，逝者固然不會再糾結於自己的哀榮水平，逝者的家人、朋友、同事也大可不必對此憤憤不平、耿耿於懷。畢竟，除了音容笑貌，更重要的是，人們會永遠緬懷老將軍的功業，會繼承布鞋院士未竟的研究，會不斷重溫姚歌星的天籟之音，這遠比追悼會多放幾個花園、網上多幾點讚要有意義的多。人生一世，草木一春。詩人泰戈爾說得好：「生如夏花之燦爛，死如秋葉之靜美。」一個人只要活出了名堂，活得有價值，身後哀榮真的沒那麼重要，還是達觀、灑脫些為好。

被詞學之光掩蓋的李煜



李煜的光掩蓋之詞學被

之輩嗎？」潘惟修答道：「假如他真是無能之輩，何以能守國十餘年？」這才是真話，實話。

李煜是南唐最後一位國君，於是，人們多把南唐的滅亡歸罪於李煜，其實，多想一想當然的看法。就當時的情勢而言，南唐已經岌岌可危，南唐滅亡是必然的，北宋統一是大勢所趨。況且，其父李璟已經因國勢衰微而稱臣於宋，李煜繼位不過是等待滅亡而已。南唐翰林學士徐鉉在《吳王隴西公墓誌銘》也寫到：孔明在世，也難保社稷。在危難之中能夠堅守十五年，在歷史上也是奇跡，絕非真正的政治低能兒、苟且偷安之輩能夠創造奇跡，正是因為他有施政才能，他有聰明的智慧。

李煜有越王勾踐的頭顱。在政治上，李煜殷勤侍奉宋朝是為了保全基業。南唐國弱，面對強大的宋朝，李煜堅壁清野、固守城池，以拖垮長途奔襲的宋軍是為防禦策略。南唐表面上臣服宋朝，暗中卻籌募兵馬，潛為備戰。特別是在經濟上，李煜繼位後愛民如子，詔令減免稅收、免除徭役，與民生息息寧，且取消李璟時設置的諸路屯田使，將各郡屯田歸州縣管轄，此項政策推行後，既增進

加了賦稅，又可使百姓安心耕作，免受官吏的盤奪。僅此一項，就可以說李煜是一個好皇帝。

據稱，李煜寬厚仁孝，入宋後悲傷失意，常與金陵舊宮人寫詞，心情悲婉異常，難以抑制。噩耗傳出後，江南父老多有許多人都聚巷痛哭。歷史上有幾個皇帝能讓百姓聚巷痛哭哀號？人們常說，金杯銀杯不如百姓口碑啊。雖然李煜也是為民民的好皇帝，只是被他的詞學之光掩蓋了，但是有百姓認可而死而無憾了。徐鉉說得好：「既已躬行仁義，雖亡國又有何愧！」李煜「雖仁愛足以感其遺民，而卒不能保社稷」（南宋文學大家陸游之語），這不全是李煜的錯。李煜不是神仙，南唐大勢已去，誰有權利讓李煜回天！

文
史
叢
譚



遐邇

在中國的皇帝中，以文學聞名的不乏其人。要例舉的話也不少，而南唐後主李煜是絕對不能漏掉的。李煜以詞著稱於世，被稱爲「詞學皇帝」。特別是他後期創作的詞，多寫亡國之痛，感情真挚，意境深遠，令人神傷，如《破陣子》、《虞美人》、《浪淘沙》、《烏夜啼·秋閨》等。在中國文學史上，有李煜一席之地。這是事實，無可否認。但是，歷史上對李煜頗有微詞，說他昏庸無能。李煜真是只鍾情於詞學而不顧朝政的昏庸皇帝嗎？我以爲，不是，我們應該爲李煜正名。

很多人談到李煜都會說，在藝術上李煜的才華可謂空前絕後，但在政治上卻乏善可陳，施政無能，苟且偷安，生活奢靡。一代偉人毛澤東就說：「南唐後主雖多才多藝，但不抓政治，終於亡國。」在《漁隱叢話前集·西清詩話》中宋太祖也說：「李煜若以作詩工夫治國事，豈爲吾虜也？」我以爲，這都是片面之詞，歷史上李煜絕不是政治流氓。史載，宋太宗遣光義督閩南

而且，軍八、院士都是相對寂寞的職業，出鏡率與見報率極低，無論生前還是身後，都與喧嚷熱鬧無緣。而演藝明星則歷來是公眾最關心的人物，是活躍在聚光燈下的生靈，其一舉一動，一笑一顰都會引起人注目，不待說生離死別這種大事。君不見，這位姚歌星還在彌留之際，病房外就擠滿了急不可耐的娛記，都在伸長脖子等着回去「發頭條」。還有記者，甚至闖進太平間要強拍逝者遺像。像這樣的哀榮，令人心寒，也不要罷。

「人固有一死」，身後哀榮不過是一時之事，究竟是「重於泰山」還是「輕於鴻毛」，取決於逝者留下的業績、功勳、道德文章，那才是真正能留之長遠。因而，逝者生前不會再糾結於自己的哀榮來平，逝者的家人、朋友、同事也大可不必對此憤憤不平、耿耿於懷。畢竟，除了音容笑貌，更重要的是，人們會永遠緬懷老將軍的功業，會繼承布鞋院士未竟的研究，會不斷溫姚歌星的天籟之音，這遠比追悼會多放幾個花園、網上多幾句點讚要有意義的多。人生一世，草木一春。詩人泰戈爾說得好：「生如夏花之燦爛，死如秋葉之靜美。」一個人只要活出了名堂，活得有價值，身後哀榮真的沒那麼重要，還是達觀、灑脫些為好。